

第一次亲手送走宝宝 95后护士难过得昏倒在地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新生儿病情危重 家长反复挣扎后放弃治疗

95后女孩李青云是重症监护室的新护士,今年8月份才刚刚入职。大家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入职见面时她抱着吉他低吟浅唱的样子。

李青云第一次见到43床病重的将将(化名)是在一次病例学习上。将将出生后查出先天畸形伴感染性休克,且并发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肾功能衰竭,从当地医院转院到杭州。

当时,将将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身体肿得像充满气的气球,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爆开。李青云尤其记得那双眼睛,“眼睛水肿、充血,眼皮几乎是透明的,能清楚地看到红血丝。”

那几天,李青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可怜。主管医生查房时,她听到医生和家長在讨论病情,“他们说宝宝的治理效果很不好,可能会放弃治疗,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堵得慌。”

轮到李青云主管将将那天,宝宝的情况愈发糟糕,已经很多天没有尿量。当天上午,她和前辈护士得知,家长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治疗。

上午十点多,李青云等到了她最不想面对的那一刻。一想到将将出生还不到一个月,她实在不忍心亲手把他送走。

在老师的提醒下,李青云慌忙完成了操作,紧接着又拔掉了宝宝身上的针。由于将将的血小板很低,拔针后伤口瞬间涌出大量的血,她和老师马上按住伤口止血。

“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心理上,冲击都太大了。”

第一次送走宝宝 新护士难得到昏迷不醒

完成上午的工作,李青云像往常一样准备和老师们到食堂吃饭,但没走几步就瘫软在地上,脸色苍白。

带她的老师见状,以为她低血糖,马上冲了一杯糖水给她,并给她测血糖。但血糖测出来却在正常范围。

老师猜到她是心里不舒服,就让她在自己怀里躺一会儿。李青云闭眼躺着躺着,慢慢就失去了意识。等她再次睁眼时,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医生、护士都围着她。

李青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短暂休息后,就匆匆赶回去工作。在ICU忙来忙去,她的眼神还是忍不住瞟向43床,那里已经空空荡荡。



李青云留着齐刘海,长发及腰,声音细细柔柔的,标准的软妹子长相。平时不穿护士服的时候,她会穿着改良版的汉服上衣,混搭格子短裙和过膝长袜,还隐藏一手编曲和作词的小才艺。

重症监护室里,住的都是病情最危重的患儿,“他们都是一个个脆弱的生命,如果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的病情有所好转,开启更长的人生,我会特别有成就感。”工作后,她也确实跟着同事成功救治了不少患者,看着他们健康出院。

但是,成就感和挫败感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亲眼见证自己主管的宝宝离开,李青云体会到了在学校的临终关怀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件事后,医院的前辈、同事都来安慰她。但她自己知道,这种情绪还是要自己慢慢消化,“我天生就比较敏感,我相信下一次这种情况,我心里还是会难过,但我也会学着更加专业,不要让情绪影响到工作。”

护士长心生感慨 想起自己初进重症监护室

上周,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李娟(化名)转发丁香园的一篇文章时,顺带道出了李青云的故事。

那篇文章是豆瓣高分书籍《打开一颗心:一位心外科医生手术台上的生死故事》的第一章,英国资深心外科医生蒂芬·韦斯塔比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经历。

“生命的气息迅速消逝。当注入的肾上腺素效力减退,这颗肿胀的心脏像气球一样鼓起,再也不动,永远停止了。”

几个医生在绝望中默默伫立。每周都是如此。接着主刀医生离开了我的视野,麻醉医生也关掉呼吸机,等待心电图变成一条平线。他从病人的气管中拔出管子,然后也从

我的视野中消失。病人的脑已经死亡。”

文章下面,医护人员纷纷回忆起自己当年第一次遇到病人离世的情景。李娟先是想到了三天前姚江飞的事,然后思绪飘得更远,13年前作为实习生在重症监护室上班的第一周,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眼前。

上班的第一周,作为实习生的她就亲历了三个患者的离开——

第一位:一个中年男性,因为胆囊结石住院做手术,术中在分离腹腔粘连的时候心跳就停了,胸外心脏按压回来后转监护室。我和老师上班的时候人已经多脏器功能衰竭了,当天下午患者就离世了。来了很多家属,静坐在监护室。

第二位:死亡的是一个肺癌晚期的中年男性,妻子几年前也是癌症去世,家里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那天女儿来和爸爸道别,默默地坐在床边。当时爸爸罩着呼吸机,人还是清醒的,看着女儿流泪。上班的护士小姐姐一直在哭。

第三位:一个前列腺癌的老爷爷,手术后出血不止,外科医生一直在床边指导工作,我作为实习生就负责膀胱冲洗的液体。一瓶瓶的生理盐水,温的、凉的不断地冲洗,再把冲洗出来的一盆盆血水端走倒掉。下午,老爷爷的儿子决定放弃治疗,带他回家了。送出监护室的时候,我看到病人一滴泪顺着眼角流下。

现在,哪怕李娟已经是10多年的重症监护室资深护士,她依然不能坦然面对每次死亡,“无论遇到过多少次,当你真正面对的时候,依然需要给自己内心一个解释的。我也不能告诉新护士,这种事情习惯就好,因为我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可避免地直面了死亡,“我想,每个医务人员对于生死都有自己的解读,会尽力寻找一个心理的平衡点吧。”

连夜“护命CALL”,医生的一个电话救了他一命

本报讯“感谢这位女医生。是她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救了我一命!”86岁的老杭州人顾老爷子,感谢的是浙大一院内科女医生宦才娟,原本只是替顾老看呼吸毛病的宦医生,却惦记着顾老的心脏病,最终因为她的督促,才让顾老捡回一条命。

今年4月份,顾老爷子不小心着凉感冒,咳嗽痰不止,就由老伴陪着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挂了个呼吸内科普通门诊,来配点止咳的药。

7月份的时候,顾老爷子因为气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只能坐着休息,再次由老伴

陪着来浙大一院挂了呼吸内科普通门诊。巧的是,这次看诊的还是宦才娟医生。她一一询问症状后,感觉老人还有心脏问题,再三建议顾老爷子去做相关检查,然后再回门诊。

看诊两次都是如此热情地对待病人,让老爷子记住了这个女医生的名字——宦才娟。

顾老爷子跟老伴离开呼吸内科门诊后,想着之前心脏从没出过问题,过段时间再说吧,就回家休息了。

当晚,老爷子和老伴吃好晚饭刷牙,刷牙的时候稍微用力,心还紧得厉害,像是齐天大圣跳进了胸腔,在捏着他的心。

这时,宦才娟的电话“追”到了老爷子家里,“老人家,我看您今天没回门诊来啊,我等到下班,您也没来,去查心脏了吗?情况怎么样?”宦才娟一听老爷子没重视这个问题,便再次督促去检查下心脏。

挂完电话,老爷子结合刚刚刷牙时候的心绞痛,立马慌起来了,联系了子女即刻往医院去。

老爷子经过冠脉造影检查,发现冠状动脉99%堵塞,立即做了手术放了支架。

手术后,医生跟老爷子讲,“你幸好来得及,就你这个堵塞情况,来晚一天,可能命都没了。”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王蕊 金丽娜